

感性和理性的痛苦搏斗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随想

郭培杰

最近，我和不少文学朋友在一起交谈，话题总免不了要议论一番当今文坛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現象。议论最多的莫过于张贤亮的新作《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其中有褒有贬，但褒贬之关键总是和作品中的有关性生活的描写分不开的。对于这个问题的议论纷纷，我以为也是说怪不怪的。因为在我国新文学史上，严肃的文学作品如此淋漓尽致地描绘人的性生活，这可能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如何看待这一新的现象，当然至关重要。但是，对任何一部作品的某些章节好坏的判断，都必须仔细探究其整部作品的总倾向，以及对总倾向影响的高下和深浅。

需要事先说一句的是，读这部作品我以为不能仅仅凭感性直觉，还需要理性，也就是要靠分析、推理和判断。因为作品本身写的就是感性和理性的矛盾冲突。不这样做，难免会出现某种偏差和误解，甚至可能陷入庸俗意念的泥沼里。

有些好心的读者认为，作者完全可以回避正面描写性生活，运用某些暗示或含蓄的方式。我以为是不必要的。这部作品尽管写了许多性生活的场景，但这决不是自然主义的描写，更不是刺激感官的描写，这一切都是作品之主题决定的。例如章永璘和黄香久新婚夜晚的一段，实际是表现了一种人类情感的神圣洗礼，有着深刻而健康的美学意味。但是，作品更深刻地指出了人的本质不仅仅只是原始的感性，还更重要的是具有理性。人除了男女饮食，还有更高的层次的精神要求。作品的开始，章永璘实际上还是一个

因肉体的桎梏而导致变异的“半人”，黄香久的出现才给章永璘带来了曾丧失而又回归的灵与肉的渴望。这时的章永璘和黄香久的结合只是具有原始人性的吸引，还不存在别的任何含义。可对章永璘来说，这一步具有意味深长的变化，因为这使他重新投入到人的生活怀抱中来了。因此，作品对两人新婚的床第生活的描写就闪烁着一种人类情感生活的色彩。

如果作品在写了两人性生活从不合谐到和谐就结束了，那么作品的内涵就变得浅显了，我们也有权责备作品的缺陷了。但是，这部作品的深刻就在于写了章永璘恢复了人的原始性后，他开始为理性的失落而深感痛苦。



报春 李韵声摄

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可能有这种更高一层的感知。这时的章永璘还不能称为一个完全的人，他还需要经过新的奋斗，也就是精神生活的追求，使之成为一个具有社会属性的人。这才是恢复了人的本质所在。这也包含着作者所赋予作品深刻的哲学意味。

许多读者可能对章永璘和黄香久感情的分裂抱有惋惜的感觉对章永璘多少有所指责。我以为，从作品所要完成的哲学追求来说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合理的。更主要的是两人性格在所处的环境中不可能达到统一。张贤亮不只是凭着哲学家的冷酷无情来关照他的人物命运的，他还是一个具有感情色彩的艺术家的，所以作品中始终洋溢着感性和理性的痛苦纠缠。他对黄香久的同情比比皆是。有时他自己也陷入一种用理性也难以解释的境地。我认为，这才是作家的深刻之处。

词，全不解释。

至此，他的目的达到了。这难道仅仅是一次欺骗么？这简直是一个卑鄙的阴谋。他在这间小屋内夺得了他曾一心想夺得的东西，私欲满足了，于是他掉转头，朝着别处去夺取这个世界上暂时还不属于他的包括其它的女人在内的其它一切了，他难道不是个“夺得主义者”么？这个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一切他还没有得到过的，他全要夺取过来，哪怕之后再得到。

令人遗憾的是，作者竟是站在保护、欣赏赞扬这样一个人物的角度上去表现这个人物的。作者力图证明这一点：章永璘是爱黄香久的，只是文化、思想等等层次的差别，使他不得不离开了她；甚至是因为爱她，怕自己连累了她才离开她的，还誓言一般地说：“从此之后，我将没有一点爱情能够给予别的女人了。”这样宣言之后，似还不满足。于是又找出几页纸来，写了一千九百字的一个序言，堂堂正正地放在篇首。至此，作者以为，章永璘的光辉“追求”形象，算是完成了。

追求，与夺得分明是两回事，这一点，作为蜚声文坛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作者自然十分清楚。那么，他是为了什么目的这样去“塑造”章永璘的呢？

我们不得而知。也许作者自己会告诉我们的吧？我们只是遗憾地说：在这部中篇中，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个卑鄙的小人，尽管他身上披着一件光彩夺目的袈裟。如此而已。



数统计出来，怕不惊人睡眼咋舌！有人从这里看到的是民富国强，是无尽的欢乐。我却于此两点而外，看到了铺张浪费和不可忽视的隐忧。

我们的国家还较穷，人民生活水平还较低，而一些贫困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比这还要低！我们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没理由

丢掉勤俭持家、勤俭建国的传统，而去盲目摆阔。就说这春节放鞭炮吧，若能以适当为度，则不知全国当省下多少钱，用于实在、有益的事业！

如今人们做事，大都要思付一下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放鞭炮自然无丝毫经济效益可言，那么，其社会效益又如何呢？渲染热闹气氛，表达喜庆心情，倘是制作精巧的花炮，还可供人观赏，以快耳目。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又会污染空气、污染环境，形成噪音，且易引起火灾，倘若大放、乱放，更会造成可怕的后果。报载，仅除夕之夜，便给上海市平添四百吨垃圾；给北京市造成二百多起火灾，五十多名眼科病人，有的竟不得不做了眼球摘除手术！很显然，适当适度地燃放鞭炮，确有一定的社会效益，但把握不好，超过限度，就会既害社会，也害自己——乐极而悲生！可不慎乎？

人观赏，以快耳目。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又会污染空气、污染环境，形成噪音，且易引起火灾，倘若大放、乱放，更会造成可怕的后果。

的确，近年来，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好的形势。但过分的讲排场、图阔气的奢靡之风也随之而起，并愈刮愈猛。近年看涨的春节大放鞭炮的势头，恐怕与此就不无关系。一夜鞭炮声，花钱知多少？据报载，大年三十夜，天津是五百万元，上海是六百万。若将全国各地整个春节的总

鞭炮声中的沉思

汉中

刘隆有

在一片肃穆的期望中，时针、分针、秒针终于叠交在“12”上，几乎是与丙寅新年的钟声同时，暂时沉寂了一会儿的夜空，突然噼噼啦啦，腾起一派震天撼地的爆响。“爆竹声中一岁除”，空前热闹的鞭炮声，为人们迎来了建国以来最欢畅的一个春节，也为它自己迎来了最能释放能量的时刻。这以后

，一连十多个日夜，几乎是哪里有人，哪里就有鞭炮的声响，就有弥漫的硝烟和无尽的纸屑。直到正月十五，“东风夜放花千树”，神州通宵霹雳声，它方以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高潮，伴着春节的结束而暂归静寂……

人们在鞭炮声中欢呼。许多报纸也纷纷载文，把今年春节出现的燃放鞭炮的空前高潮，做为当前形势特好的一个标志。或称它，使“空气里都弥漫着硝烟的芳香”；或赞它：“不就是一曲全民合奏的交响乐！”

这鞭炮声中，我却陷入了沉思……

的确，近年来，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好的形势。但过分的讲排场、图阔气的奢靡之风也随之而起，并愈刮愈猛。近年看涨的春节大放鞭炮的势头，恐怕与此就不无关系。一夜鞭炮声，花钱知多少？据报载，大年三十夜，天津是五百万元，上海是六百万。若将全国各地整个春节的总

一个自私的“夺得主义者”

——试析《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章永璘

周矢

如果说，《绿化树》中的那个章永璘，是因为马缨花怕“伤”了他的身子骨才保持住了他的“完整”与“高尚”的话（即便如此，那一个章永璘似乎自己并不愿意这样），那么，《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章永璘，却不再打算那么“完整”、“高尚”下去了，他终于表现了他“夺得主义者”（我们姑且给他这样一个雅号）的彻头彻尾的“为自

己”的本来面目，连掩饰也不再掩饰。虽然作者请出了动物中的“精灵”大青马来，请出共产主义的先哲马克思和中国的哲学家庄周等等

来为他辩解，也仍旧无法遮盖他对世人的欺骗和对爱情的背叛。

对这部中篇，我们且不去讨论它的性描写，那是要用较长的文字去讨论的。我们仅仅就章永璘这个人物的灵魂作一点剖析。作品一开始就描写了男劳改犯们也是章永璘自己对女性的渴求，然后写章永璘在看到不相识的女犯洗澡时那一副德相：“忘记了自己”，“不断地咽唾沫”，“总不自觉地朝她那个最隐秘的部位看”等等；再然后，他和黄香久结婚了，发现自己不是个真正的男人，于是愤怒，于是嫉恨，终于报复。那一声恶狠狠的“能”，就是报复的开始，他自己也承认“爱的行为变成了粗暴的报复”。但当黄香久甘愿接受这种折磨之后，章永璘又觉得不满足了，决心以离婚达到最终的“清算”。

就是这样一个章永璘，开始精心策划他的离婚行动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费尽了心机”。他指点黄香久抢了那日记本“往外边”跑去“告”他，而他心里却十分清楚黄香久爱他，从不曾打算这样做的；但他决心“先让那个人做出伤害你的事”，以“坚定我的决心”，然后“装”出“慌张的样子”，做出“抢日记本的架势”以逼对方朝他设计的路上走去。最后，当这一切被黑子看到，黑子把黄香久认做是一个“克格勃”时，这位章永璘阁下却不置一

东方机械厂 文艺创作活跃

国营东方机械厂在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新形势下，注意调动文学艺术爱好者的积极性，使全厂职工文艺创作活动不断发展。

去年，全厂在全国、省、市报刊杂志发表文艺作品有三十一人次，获省、市及国防工办创作奖的有六人次。保管工张中才的书法作品在《书法报》上发表。杨敏思创作了《礼单》、《挑女婿》、《希望》等陕西方言小戏，其中《礼单》曾在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播发。子弟中学教师简明辉的小说《车祸·病情》，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他参加创作的电视剧《开采光明的人》（上、下集）已由陕西电视台拍摄播发。（鲁军民 王舜）

郑板桥的图章



郑板桥（郑燮）是清代的著名书画家，擅长画兰竹，工书法，能诗文。由于他为清官正，性格清高耿介，是清朝乾隆时期有名的“扬州八怪”之一。民间关于他的有趣的传说很多。只就他的几枚图章来看，也是饶有趣味的。

且不说“七品官耳”“丙辰进士”这两方图章所表达的主人的玩世不恭、嘲笑官场的幽默，单就是“二十年前旧板桥”这方图章，也是很值得我们钦佩的。

传说郑板桥没有中进士之前，无名无势，到扬州游玩时，没有人瞧得起他，很受了一些白眼。后来他中了进士，当了官，诗、书、画堪称三绝，很有些名气了，再次到扬州时，则“持金帛乞画者，户外屣恒满”，士大夫阶层及有钱有势的人都刮目相看了。郑板桥有感于世态炎凉，自己刻了一方印，即“二十年前旧板桥”，意思是：我还是二十年前的我啊，富贵贫贱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变化了的只是势利小人的态度。

对照郑板桥在诗文中以及在当官时表现出的对下层人民的关怀，可知郑板桥说的并不是假话。（刘玉华）



出车回来（木刻） 王冠群